

“科技情报”



不应“正名”为“科技信息”

◇王洪林(玉溪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关键词:概念;术语;科技情报;科技信息

摘要:本文对科技情报“正名”为科技信息的观点提出了商榷的意见,联系实际,较有理有据,辩证地阐述了科技情报为何不应“正名”为科技信息的观点。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Shouldn't be Call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ANG Honglin

Key words: concept, term,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Abstract: The paper gives the discussible opinion on the view on which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call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e paper expatiates on the view on wh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should not be call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dialectically.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刊出《再谈对“科技情报”正名为“科技信息”的看法》一文。笔者作为一个业内人感到不能苟同,特撰此文与其商榷。因这不是一个非原则问题,而是关系到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的原则问题。不然,学科和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科学研究的区分将继续受到影响。许多地方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要先弄清的是“正名”和“改名”的定义内涵。正名:按照权威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次印刷)中解释是:“辨正名称、名分”。这里就是说对名称、名分要作定正或确正,即原来不正,现在对之作出一个合理的、恰如其分的定正其称乎,使之名正言顺。而“改名”一词,在上述《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及《新华大词典》均未对之作出解释,似乎认为这一词语人们易懂不必专门解释。笔者理解的是,“改名”就是把原来的名称、名分改变为另一名称、名分。但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说法,一种是原来的名称没有错,只是新情况、新形势变化了,需要作调整变更而改名称。如,某人原叫张慧(跟父亲同姓起名),现改名

李慧(跟母亲同姓起名)。这不能说原叫张慧错了,现叫李慧才对。而另一种说法是改正的说法,即原名称、名分有错,现予改正而改名。这样看来,“正名”和“改名”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对名实不符的错误的“正名”,是纠正错误的“正名”。而后者的“改名”虽含盖有“对”或“错”的任意一种可能,但从国家科委的《决定》中,可看出没有从“错”的方面作纠正的含义,而是从原来是“对”的,现因考虑形势和情况变化而作出“改名”的决定。

1992年10月,国家科委所作出的《决定》中,只用了“改称”、“改名”两种称呼用于三种事物的改名称谓上,即“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名为“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至于其他情报单位是否改名的问题,拟由各级主管部门自行决定。关于改名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将采取相应措施处理。由此看出,国家科委并未将原定名的“科技情报”视为有误或有错。并也意识到“改名”会带来一些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一“改名”确实是带来了不少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情报”术语的来源受某“译著”的影响。中国的“情报”术语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英华大词典》译著。因为“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整个情报学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1984年,我国著名的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教材·情报学概论》中就说到:“情报来源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早期的人类,只不过是尚未对于这种活动称之为情报或冠于情报的称谓。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和出现,其时间上往往要较实践活动晚得很多很多。“阶级、战争、贸易的出现,促使了军事情报、经济情报的诞生”。“在我国《辞源》(1915年10月版)一书上就有这样的解释:“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我国另一部辞书《辞海》(1939年10月版)对情报的解释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1965年4月,该书的修订版又作进一步的解释:“对敌情和其他有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报导。如:科学技术情报。”(由此说明,“情报”并未受所谓《英华大辞典》于20世纪40年代译文的影响,因为我国的上述《辞源》、《辞海》均问世于《英华大词典》译著之前,为该《辞典》译著之前辈。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时,对用不用“情报”这两个字有不同意见。让我们翻开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就知道事情的原委。“1955年,周总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指出:‘你们工作这么几年,连个情报部门还没有建立,你们这个仗是怎么打的。’1956年,在党中央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建立专门科技情报工作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项紧急任务列入《规划》的第57项,其中明确指出,要迅速,系统地把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开展起来”。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于1956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

再有一种看法,认为留日学者习惯于“搬用日文汉字情报”,留美学者能对“inforination”理解得透彻一些。用哲学的观点来看,这只是“现象”、“形式”之类的东西,而“本质”和“内容”才是要害的根

本的问题。既然早先的《辞海》中就有对军事情报的解释,为何对科技方面不能“举一反三”,却老是从译文、译著上去找联系,作文章,寻找解释“情报”来源的依据呢?其实,行业部门使用“情报”这个词在中国,不只是1955年的科技战线,而是在更早的政治战线,即1949年或较之更早就出现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13日在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讲道:“‘互通情报’。这就是,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语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用的“互通情报”这4个字是打引号的,说明是引用他人或他早先说过的话语,这是一句省略主语的短句,将之补全就是:我们(大家)要“互通情报”。这里,也说明他引用这个话语时就有别人或自己曾用过了。这篇文章是当时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中就使用了“情报”这个词。实际上,这篇文章不只是中央委员们能看到,全中国人民中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并加以学用。这个短句及这篇文章发表至今近60年了,未听到也未发现有人说这个短句使用不当,这个短句中的“情报”用词会与“谍报混淆”,建议改称“信息”好了。既然,我国的军事界、政治界、经济界都可用“情报”二字,那为何科技界一用就行不通呢?“举一反三”这成语是不是不适用于科技界呢?而何况政治情报、科技情报、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流行,都是人所公认、人所周知、人所推行的。直到目前,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都建立有综合情报计划处,负责组织世界科技情报系统的活动。1985年10月前夕,在创建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创新30周年之际,《科技情报工作》记者张君武专访了袁翰青,写了一文《满目青山夕照明——访情报界元老袁翰青》。袁老回忆了组建中科院科技情报所时的经过和对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厚望。虽然袁老确实说到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用“文献”;另一种使用“情报”。这里要说的是袁老根本没有对“情报”的定名认为有任何不当和异议的看法。1963年,他主持编写了《科技情报工作讲义》;“文革”逆境中他还不忘国家科技情报事业的发

本文共4页，欲获取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qvip.com/QK/84254X/200603/22962281.html>，并在打开的页面中点击文章题目下面的“下载全文”按钮下载全文，您也可以登录维普官网（<http://www.cqvip.com>）搜索更多相关论文。